



■三星堆遗址3号“祭祀坑”出土的青铜头像(9月3日摄)。



■三星堆遗址3号“祭祀坑”出土的金面具(9月2日摄)。



■这是在四川德阳广汉市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“祭祀坑”内拍摄的青铜神兽(9月6日摄)。

■三星堆遗址8号“祭祀坑”出土的金树叶(9月3日摄)。



■三星堆遗址3号“祭祀坑”出土的青铜器盖(资料照片)。



奇奇怪怪 超越认知

除了数量庞大，“奇奇怪怪”也是被考古队员们挂在嘴边的词。

“太罕见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给它们命名。”负责8号“祭祀坑”发掘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说。

3号、8号“祭祀坑”各发现了一件青铜神坛，8号“祭祀坑”神坛上有姿势迥异、大小不一的青铜人像造型，有的身着飘带彩衣、翩翩起舞，有的小腿布满纹身、肩扛祭品……神坛上还有一只戴着“项圈”的神兽。

“复杂程度前所未见。为什么说神坛很重要？它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器物，更重要的是它描绘了一个祭祀场景，代表着三星堆人对于世界的理解。”赵昊说。

这件神坛旁边还有一只目前发现最大的“神兽”，相当于成年的柯基犬大小，大眼宽嘴，细腰粗腿厚臀，看起来非常可爱。神兽头上的独角还顶着一个平台，平台上站立着一个青铜人。

3号“祭祀坑”神坛跟上述8号“祭祀坑”神坛完全不一样，上面有人头像、龙、说不出名字的“四不像”动物形象。

还有好几件前所未见的玉器，其中一件还未完全出土的葱绿色“玉板”很有特色，看起来它镶嵌在一块镂空的青铜网格之中。商周时期称青铜为“吉金”，黎海超开玩笑说：“这是首次发现‘金镶玉’，但需要进一步发掘确认最终形态。”

“就是奇奇怪怪，从没见过这么‘离谱’的东西。这些文物的工艺、形态、内容都很复杂，包含的历史信息很丰富，‘刷新’了既往认识，给研究带来了很大挑战。”负责发掘3号“祭祀坑”的上海大学讲师徐斐宏说。



■考古人员在8号“祭祀坑”内工作(9月2日摄)。

■三星堆遗址3号“祭祀坑”出土的青铜面具(9月3日摄)。



惊艳亮相 见证交流

最受公众关注的三星堆金面具在3号“祭祀坑”出土并惊艳亮相，被认为是在青铜人像上，比正常人脸稍大。与现代人相比，被古代工匠捶打得如纸薄的金面具造型更加夸张，大大的招风耳，菱形大眼，高鼻梁，咧开的大嘴，整体造型威严神圣。

“这是被祭祀者，是三星堆人的神。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冉宏林所长说。

“现代感”也是被考古队员们提及最多的词汇，有和奥特曼、诸葛亮等形象“撞脸”的青铜人像，也有颜色漂亮、大小、外形跟现代“西餐刀”别无二致的玉刀，玉刀表面色彩鲜艳，刀背有勾云纹，刃部非常锋利，可以轻易将人的手指划破。

“即使把这件玉刀摆到现代的西餐桌上也毫不违和。”黎海超说。

4号“祭祀坑”的三星堆“力士”——铜扭头跪坐人像也非常引人关注。

“这件人像表情严肃，小腿肌肉异常发达，可见当时青铜雕塑技艺高超。”负责4号“祭祀坑”发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工作者许丹阳说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此次还发现了几件见证我国各地区文明早期交流融合的文物“重器”。一件造型奇特的朱砂彩绘觚形尊体现了中原文明和古蜀文明的融合，另一件刻画有古蜀神树纹的玉琮反映了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文明的“握手”。

新发现的6个“祭祀坑”还发现了多处丝织物的遗存。冉宏林认为，这与中国西南是丝绸起源地之一的传说相符，确认掌握成熟的丝绸织造技术，对古代丝绸技术体系、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
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认为，最新出土的文物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古人的想象力、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远超现代人想象的。目前的发掘刚刚进入高潮阶段，更多惊喜还在后面，也许还有更多超出认知的文物陆续被发现，三星堆的未解之谜有待揭晓。

据了解，在发掘的同时，四川省文物局也在组织全国最顶尖的团队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、研究阐释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公众就能在博物馆里见到这些令人惊叹的文物，感受三星堆文化的魅力。

(本版图文由新华社提供)